

塔斯馬尼亞尋歡(獾)獵奇 (上)

文 | 吳玉心
杏霖眼科



MONA博物館鎮館之寶－胖胖版法拉利



塔斯馬尼亞惡魔－袋獾

從雪梨出發到塔斯馬尼亞島的當天早上，是 5:00 摸黑起床的。在機上小睡一覺，便已降落在塔島首府荷巴特機場上了。機場規模雖小，但安檢特別嚴格，為了確保塔島原生物種的獨特性，任何“生”的動植物類均過不了關。真的就有米格魯到行李邊東聞西嗅捉出層層密封的龍眼乾，佩服！出了關，大廳內醒目的鑄鐵雕塑主角便是站在行李箱上呲牙裂嘴的塔斯馬尼亞惡魔－袋獾，其身形只有小型犬般大小，但凶悍堅持的個性為它贏得了這樣響亮的封號。

4 莫納古今藝術博物館 (MONA)

首站先到荷巴特北部，德文特河岸邊的莫納古今藝術博物館，我個人是覺得乾脆叫它奇奇怪怪博物館可能更貼切，首先它是全澳大利亞最大的私人博物館，占地3.5公頃，除了本館外尚有葡萄園、酒莊及餐廳等，主人是一位靠賭博致富的百萬富翁 David Walsh，館藏近300件，佔據了地下三層的廣大空間，他豪氣地向世人展示，這便是我心目中的藝術品。各種奇異的畫像、雕塑，在水流中現形的文字，走廊上成排的女陰石膏模型，巨大頭像內閃動變幻叫人頭暈的影像，鎮館的胖胖版法拉利，整個房間擺滿空白書本的無字天書房，外星人狀蒸餾瓶，可以聽見各國語言的抽屜盒，最著名的拼圖大廳頂上的閃爍燈光原來是遊客脈搏的律動。其主題偏向暗黑奇趣，真是集奇思妙想於一堂，令人深有「原來藝術也可以這樣玩的」茅塞頓開或夾夾然若失的感受，端看你怎麼想囉。

從 MONA（古今博物館）離開後不久，大巴居然在半路上因風扇有問題而暫停在路旁，正被博物館收藏的詭異氛圍圈得頭昏腦脹的一羣人，樂得下車在草坡旁，高架穿越道上吹風，看澳洲的藍天。



MONA館外一景

B 亞瑟港

最後是由兩輛接駁小巴將大家送到亞瑟港的，就在距荷巴特東南約40公里的一個半島上，其優美的海岸線及茂密的灌木林使得它極受度假人士青睞，已被列入澳大利亞國家遺產名單，但其過往的黑暗歷史可並不一直如此明媚光輝。回溯最初在塔斯馬尼亞島的存在曝光之後，少校喬治·亞瑟便被派駐在此，因此便以其名為該港口之名。原來被做為伐木場的亞瑟港，卻在1833~1850年代搖身一變，成為英國及愛爾蘭等地重刑犯的關押之地。因其三面環水，又有鯊魚出沒，北部的鷹頸峽（Eagle hawk Isthmus）是唯一和澳洲大陸相交通處，卻又有士兵、惡犬及各式陷阱把守著，逃生無門。加上有的牢房居處條件極其惡劣，皮膚病及肺病時有所聞。有一度甚至連偷竊玩具的小孩也被送至此處的少年監獄做苦役，因此亞瑟港曾經是黑暗澳洲的代名詞。



亞瑟港一景

這樣的歷史過往令人不寒而慄，然而今天的亞瑟港早在1877年便被關閉，犯人移往荷巴特，且在1895及1897年遭逢兩場大火摧毀了大部分建築，土地被公開出售，1979年澳洲政府開始將之開發為旅遊景點。因此當日我們走在如茵草坪上看到的是散落的英式建築殘骸，半掩映在叢樹之間，沒了屋頂的牢房在陽光下一點也不恐怖陰森。順著黃土路來到小碼頭，我們事先登記的環港小艇已泊在岸邊了。約40~50分鐘的環港遊程可由水面遠眺那成排的廢墟，船長並沿途加以解說，提到當年此監獄的殘酷過往。行經孤立在水中的「死亡之島」(The Island of the Dead)，便是當年居住於此所有人的墳地，小小的孤島上共埋了1646人，僅約180名看守和軍人有立碑標名，其餘的就無名而終了。



亞瑟港監獄只剩斷壁殘垣

回到岸上，開始步入殘垣間細觀其囚間。有的狹隘，在當年甚至有時半泡在海裡，大小僅容一人躺臥。在它處有單獨關押的小牢房，約三~四坪大小，雖寬敞些，但在此嚴禁發出任何聲響，如有違犯甚至被戴上無法發聲的頭罩式刑具。另外也有完全無聲無光的禁閉室，聽說即使堅強的人在其中被隔離1~2週後都會發瘋，因此也設有精神病院，甚至教堂的設立。囚犯們平日也都需從事繁重的勞役工事。這些血跡斑斑的過往令人心情沉重。

然而一步出這些牢房，門外便是用心栽植的庭樹紅花，標準的英式庭園，又廣闊又優美，軍官們的房舍、辦公處外盡是繁花吐豔、綠蔭滿眼。這天堂和地獄的落差令我迷惘，但也較深刻地體認到澳洲之所以成為流放囚徒之鄉的歷史緣由。



野生母子袋鼠

C 惡魔廚房

告別亞瑟港後驅車至惡魔廚房。下車一看，天然樹木成林，步行一小段距離後來到一個小斷崖，只約55公尺高，但崖邊緣草茂密，小袋鼠等動物來到此地往往不察而摔落斷崖，崖下堆積的動物屍骸引得附近的袋獾(塔斯馬尼亞惡魔)在傍晚時分前來大快朵頤。他們進食時會發出尖叫聲，有時也互不相讓地和同伴撕咬，其嚎叫及進食聲迴盪在狹谷間，聞之令人悚然，這便是惡魔廚房名稱的由來。只是如今崖邊加建了圍籬，這項特色反而因此消失了。袋獾這種食肉性的有袋類，目前就只塔斯馬尼亞洲有存在，其身型和小狗差不多，約6~8公斤重，黑色皮毛，偶爾在胸部或臀部帶些白色斑紋，肌肉發達，遇攻擊時會發出臭味及刺耳叫聲，一旦咬住獵物便不輕易鬆口，屬夜行性，會獵食家畜，也吃鳥、魚或爬蟲類，但一有機會便撿拾腐食。曾被當地居民獵補殆盡，直到1941年才被正式公告為保育類動物。我們後來也只在動物園裡驚鴻一瞥。

D 海鮮盛宴

夜宿塔島首府荷巴特，在當地著名的海鮮餐廳Blue Eye享用龍宮大餐－生蠔、大明蝦、海鮮餃、生魚片、小干貝等。原來塔島便是極重要的海產捕獲地，先前在雪梨等地吃到的海鮮很多即是由塔島供應的。而相較於前一晚豐美精巧的餐點，隔天中午又是不同的體驗，同樣以海鮮為主題，但地點卻是在近郊一處只有頂蓋的棚屋。它最有名的是新鮮的生蠔及淡菜，就養殖在塔島周邊海域清澈的海水中，由一個家族全力培養，完全不用人工飼料及化學物質。將人為的干預降到最少，只靠純淨海水及簡單棚架即可讓它們長得頭好壯壯。聽來直如天方夜譚，但他們擁有得天獨厚的環境，也經過許多探索試誤後才有今日的成果。因此攤子雖小、設備簡陋，又在荒郊之外，但饕客仍成羣湧至。海鮮烹調也很簡易，淡菜更是一人一大盆，讓食客大呼幸福。其肉質真的比在歐洲嚐到的要鮮美柔嫩許多。



Blue Eye 餐廳的龍宮盛宴



塔島外海貝類養殖場(廣告照)



觀景台上看酒杯灣

F 海岸巡禮

當晚入住漁村小鎮思旺西〈Swansea〉，位在大牡蠣灣的避風內岸，在1821年是當地軍事要塞，但如今已是塔島著名度假勝地之一。我們選擇住海邊小木屋，當天晚餐是披薩、烤雞翅加生啤酒〈塔島著名酒廠Cascade的名產〉，大夥人手一瓶啤酒在四鄰木屋之間串門子。當夜風漸起，聚在木屋內，咖啡香氣氤氳繚繞，好友齊聚一室，或坐或站暢談白日的行程心得，是旅程中難忘的放鬆時刻。夜裏奇寒不到10°C，幸而電毯護身，直睡到黎明。一看5:35分了，正是日出的預測時刻，忙起床，抓了外套衝向小陽台，卻見隔鄰陽台上專業的腳架早已放置就位，就等日出主角的現身。微明的東方海岸線上方積了一整片彤雲，心想不好玩，果然周遭天光漸亮，但太陽卻被低壓的雲層遮蔽，等了近20分鐘，只拍到類似火燒雲的鑲邊美景，拍不到山頭那顆大蛋黃，半小時後全撤退到木屋內用早餐去了。飯後沿著木屋後方小徑直通到沙灘上，海水及灘面皆潔淨無比。這片景藍的天、閃著金光的海影便全被我們包辦了。海水太冷，不適合逐浪，便在灘上閒步、觀浪、取景。光線無時無刻地變幻著，海啊，如許雄偉奇麗，請你見證我對塔斯馬尼亞的依戀。

E 酒杯灣

飽餐海鮮之後，下午便到塔島東岸菲瑟涅〈Freycint〉國家公園健行，目標是酒杯灣觀景台〈Wineglass Bay Lookout〉。這個景點是塔島必遊之地，只為它完美半月形弧狀的海岸線像極了酒杯圓滿的曲線，水晶藍的海景襯映著純白沙灘，難怪名列全球十大美麗海灘之列。要眺望此灣需先走一段步道到達展望台，幸而步道雖有坡度及階梯，但整體而言屬中難度，沿途的樹林時有奇形怪狀的枯立木或頗具特色〈穿孔或傾斜〉的紅色砂岩巨石，讓遊人在攀走途中不覺無聊，1.5公里的路徑終點便是觀景台。在台上極目四望，果然便是風景照中怡人恬靜的酒杯灣。那樣完整平滑的沙岸線條讓人驚歎上蒼造物之奇，而看著它在周邊山景嵐霧中靜定甜美的安詳模樣，不覺忘卻了胸中紛擾。

循原路下山，就要到停車場的外圍區域時，嘩，抵達澳洲後的第一頭袋鼠現身了。我們的反應一定讓本地人覺得很可笑，因為當時不管它躲到牆邊或樹叢裏，都只求它賞個臉，露個腿都好，拍照毫不猶豫兼之不久另兩頭母子袋鼠現身，個頭不大的母袋鼠育兒袋中露出小袋鼠的頭及一截尾巴，還能蹦跳自如，親眼見到這一幕那說服力勝過在螢幕上看百遍，能創造出這樣奇特的生物，造物主，真是好樣的！



旭日火燒雲美景